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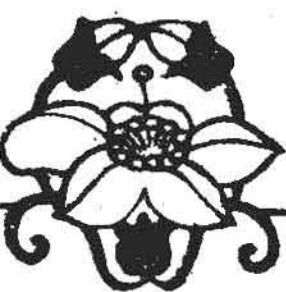
演唱作品丛书

粤剧短剧选

两个师傅 四只肥鷄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

演唱作品丛书

粤 剧 短 剧 选

两个师傅 四只肥鸡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两个师傅, (独幕粤剧) 剑 峰 (1)

四只肥鸡 (小粤剧) 高 永 (20)

两个师傅

(独幕粤剧)

剑 峰

时间：现在。

地点：某机械厂的工人宿舍，周达之家。一间简洁的小厅，窗明几净。左边是周达的房间，右边是周玉英的房间。大门在中間左侧，可以看见一个小花几，中間右侧有一个光亮的窗户。

人物：周 达——五十二岁，老工人，某机械厂检验工。

刘 庆——四十岁，工人。

四 嬸——四十二岁，周达妻。

周玉芳——二十岁，周达女儿，工人。

刘 勇——二十一岁，刘庆之子，下放支援农业的技术工人。

小 崔——十七岁，学徒。

〔“开边”开幕，起“春晓”。

一个星期天的早晨。阳光曦微，北风初起。四嬸正忙于打扫清洁。

四 嬸：（梆子滚花）晨早雀儿叫喳喳，人逢喜事精神爽。丈夫女儿忙生产，我四嬸家务也繁忙。

昨晚佢地开夜工，深夜重喺工厂。回家后甜然入睡，至今尚未起床。我料理家务細拂尘，将佢地嘈醒就唔妥当。因今天是星期假日，休息多陣也无妨。（钟声鳴七下）（白）刚啱才七点鐘，好早啫！

〔門內周达的声音：（白）“玉英老母呀，个钟打几多点呀？”

四 嬸：（白）乜佢醒咗嘅嗰！（口鼓）冇，冇，我正在上鏈，个时钟所以乱响，现在時間还早，重未天光。

〔門內周达声：（白）唔好呃我咯。（口鼓）个时钟昨日我才上鏈，你唔好将大話講。我明明听见打七下，你何必呃我未天光。

四 嬸：（着急，对門內，玉美人）你快些瞓落床（双句），你昨晚深宵工才放，今日禮拜休班咪返厂，怡神憩息多瞓无妨。要心安（双句），等我烹調早餐叫你落床。（滚花）屋外菜地已淋水施肥，喂鸡喂鵝我經已做妥当。你安心休息睡觉，我不用你来帮。（白）瞓啦，瞓啦。

〔“慢长鍾”周达自內房上。

周 达：（滚花）我有的事情，还須返工厂。（拟从正門下）

四 嬸：（急止之，滚花）工厂例假又有乜事，你何必徒劳往返咁狼忙。

周 达：（三脚凳）昨晚放工返来，我曾听玉芳講，工厂赶制一批机械，任务急到非常。是支援农

村，建立水庫发电厂。經過大家齐努力，（轉二黃）經已妥善，安裝。

四 嬸：（唱序）你大可心安。（唱曲）你又何必一早起床，趕回，工厂。

周 达：（唱序）我当然有事干。（唱曲）待我去厂一陣，就步返家堂。（收）（叫白）玉芳，玉芳。

四 嬸：（口鼓）喂喂，你自己起床好喇，唔通重叫埋玉芳陪你去工厂。她昨晚深宵才睡，你使乜叫佢咁早起床！

周 达：（白）对对。（口鼓）不过，不过我只系問她，一件事干。

四 嬸：（口鼓）总之现在一句都唔畀問，要問就坐下等她睡飽起床。（推他坐下）（白）快坐下啦。

周 达：（坐下焦躁不安，終于大声地，白）玉芳！

四 嬸：（急以口止之，白）——噓，乜你淨系唔听我講，唔畀你嘈喧巴閉惊醒玉芳。

周 达：（走近玉芳門口）（白）玉芳呀。（更大声）玉芳！（口鼓）我睇女儿一定不在房，你不妨入內一看。叫到咁大声都听唔见，一定系返了工场。

〔四嬸入房片刻，即出。〕

四 嬸：（白）真系去咗街咯。（三脚凳）你們父女兩人，在家坐不暖，不听人話，枉我一片好心田。

周 达：（接）你无須太費心，我地自己会打算，只因今早有事，我睡了也不成眠。（減字芙蓉）因为有产品一批，等住我們檢驗。系支援农业嘅

机器，下午便要运落船。

四 嬸：（接）昨日你回家，講明已檢驗一遍，為何又要檢驗過，何必咁灰尖。（滾花）机器隔夜又唔會發霉，難道你擔心它會變！

周 達：（滾花）昨天趕工時間急，檢驗一次未必仔細周全。所以在裝運之前爭取再檢查一遭，這樣才保險。這件工作唔認真做，我職責尚未完。（中板）做工作，一定要細心，這樣才能，保險。何況這機械，要來趕修水利，運往，農村。就是一粒螺絲，都要堅固非常，經得住狂濤，風險。絕不能，馬虎大意，否則影響，用戶安全。（滾花）一定要微細檢查，不能隨隨便便。所以我約玉芳今早返去，一齊把任務做完。

四 嬸：（白）好喇好喇。（白襯）我唔夠你道理長，你話點時就算點，不過你檢驗完的机器，下午就要安心休息睡眠。還有一件事情，你一定要聽我意見，你返廠見到阿玉芳，叫佢做完工作去下接船。（一錘）因為我地個未來女婿今日返來，等兩個后生仔多的見下面。你記得先至好，切勿畫咗耳仔在牆邊。

周 達：（接）原來劉勇今日返來，听開心歡怵，佢下乡支援農業，頭尾有成年。我都好想見下佢面，何況是談緊戀愛嘅青年。我保證通知玉芳，你無須挂念。工夫我一個人可包起，返廠我立即叫她去接船。等陣你見到劉庆叔，叫他

一齐来此用膳，割咗我地养个只肥鸡顶，两个未来亲家飲杯先。（收）

四 嬸：（上云梯）你对女儿的婚姻要有个打算，佢地两家相識，時間亦唔短。两心够——坚，相亲相爱情——愿，今日刘——勇，返家轉，与我女相见共团圓，刘庆亦嚟与大众相见，我地父母双方要有个定见。（減字芙蓉）你与刘庆是老相識，同厂做工時間不短。

周 达：（接）从小玩到大，在工厂廿多年。

四 嬸：（接）他儿子是你学徒，你对他有无意见？

周 达：（接）做工勤恳和負責，是一个好青年。不知玉芳又如何，有无問她点打算？

四 嬸：（接）我一提起佢婚事，她就微笑总不言。

周 达：（接）女仔当然害羞，咁就即系无意见。既然大家都无两句，等陣我問下老刘添。但系刘勇早在年头，就調去农村支援。今日返来行一次，又不知何日再归旋。我担心他們现在結婚，彼此又不能常相见，所以迟迟无定着，还是挂在心边。（滾花）你想呢的事比我周全，还是你来抓主见。

四 嬸：（木魚）刘庆曾对我講，道理长篇。佢話儿子調去农村搞水庫，已經大半年，論理論情，應該調換，如果佢同玉芳結婚，他儿子回来更有可能添。所以問过我多回，想征求你意见。你要多方設法，为儿女成全。

周 达：（三脚凳）原来咁情形，我有的意见，咁做法唔妥当，会影响对农业支援。虽然刘勇去了农村，时间也不短。水库工程才开始，他是一个技术员。中途抽调他回来，对工程实不便。

四 嬸：（接）咁多人修水库，不过换个人員。何况又要結婚，人家亦唔会有意见。

周 达：（滚花）我不同意，等陣我与刘庆共磋商，女儿婚姻問題，还是听她两个青年自己意见。
（白）我返厂先啦。

四 嬸：（白）喂，咪行住，咁究竟点办呀？

周 达：（白）我都話負責同刘庆磋商咯，你又何必心急呢！等刘勇修完水库返来才同玉芳結婚，岂不是公私两便。

四 嬸：（白）哼！你总唔想快的抱孙嘅。

周 达：（白）想，当然想。不过，既然现在农村修建水库，刘勇暂时不能馬上調回来，儿女婚事迟一年半載亦无乜問題嘅，何必急呢，还是支援水库建設重要。（看看手表）（白）好啦，我先返工厂，等陣回来吃飯。

〔周达披衣服“冲头”下。〕

四 嬸：（长句滚花）听他講，我够心煩，老嘢生来脾性古板，女儿婚姻大事当为閑，几番唇舌他仍然唔照办，重长篇道理对我言談。（句）难道女儿婚姻，还要拖延时间。（想了一下，擲錘，續唱）哼，你古板，我会轉弯，我有主意在心間，

細想刘庆对儿子常挂盼，玉芳又岂有不愿刘勇把家还，不如我要他两人，向工厂领导来要求照办。（句）只要刘勇調回工厂，婚事就可行。

（白）好，等刘庆与玉芳到来，落硬嘴头，一定有望。哎吔，時間唔早，等我剖鸡煮水撚番几味菜先。

〔起“八板头”，刘庆左手拿一条大魚，右手拿一双烧酒上。〕

刘庆：（板眼）星期日，我休班，清早起身去市场行。买了一条，新鮮黑鯪，备了两瓶烧酒，挽在手間，想找老周一齐叹，大家摸住酒杯細把心談。解放以前共过患难，解放后同厂工作在一个車間，我子与他女儿，自小相处慣，现在成人长大，把恋爱談。就快老友变亲家，我欢欣无限，（轉二黃）我想来想去，更喜笑，开顏。这季度生产任务完成，今天有很多，時間。产品全批装妥，今午就启运，开行。呢次竞赛初評，我組工作无人，不贊。生产超額奖励，到手，不难。（滾花）现在煩惱就是儿子刘勇在乡間，支援修建水庫未曾返。照計去了時間唔短，應該換換班。听說他今日有事順道回来，为父当然欢欣无限，所以专誠把老周探訪，大家飲杯烧酒叹番餐。

〔四嬸正在房中捉鸡，刘庆入門，鸡惊慌从門中跑出。〕

四嬸：（口鼓）哎吔，本来我捉鸡快到手，你入嚟

就吓咗佢出門檻，老刘你快的同我出去捉番。

刘 庆：（口鼓）四嬸，一早割鸡杀鴨，是否估中我嚟食飯，好在我来得正好，否則韃 咗一餐。

（白）捉鸡之嗎，得。

四 嬸：（白）唔使咯，誹下笑啫，坐喇老刘，难道請人食飯重要人客捉鸡咩。（倒茶給刘介）

刘 庆：（白）我重系人客么！如果系人客，就唔会不請自来啦。（放下手上东西）老周呢？

四 嬸：（三脚凳）佢一早就留不住，話要赶返去車間。

刘 庆：（接）工厂今日休息，何必徒劳往返。无事在家休养，何必自己搵嚟行。

四 嬸：（接）他說产品要复查，所以不能怠慢。

刘 庆：（接）昨日已检查一次，又何必自找麻煩。
（七字清中板）老周責任心强应称贊，不过常常做事唔会轉弯。这产品昨天他曾过眼，也不敢签名在驗貨单。今天休息还把路趲，徒劳脚步枉此行。（滾花）何况这批产品件件是我們安装，唔会馬虎偷懶嘅！

四 嬸：（接滾花半句）佢話并非信唔过，不过 职 責攸关。

刘 庆：（滾花）老周脾性生来，有些古板，（在身上取出一张貨单）迟迟不敢签名，在呢张驗貨单。
下午起貨装船，我担心時間拖慢。

四 嬸：（接）你又何必顧慮，佢一陣便把家还。

(收)

刘 庆：(把貨单放回袋中)(口鼓)刘勇与你女儿婚姻問題，老周意見又点办？

四 嬸：(口鼓)佢話等刘勇將水庫修好才办，婚事迟些亦好閑。你不如向工厂領導提出，找別人替刘勇換換班。

刘 庆：(口鼓)哎！老周的脾气，真是固执古板，我向領導单独提出，又唔知点提至啱！这是青年人自己問題，父母不宜包办，不如叫刘勇玉芳自己申請，咁样重胜过我們講几番。(白)你睇好唔好？

四 嬸：(白)好。点做我都无意見，总之刘勇与玉芳早日結婚，我就心滿意足咯。(看看时鐘)咦，時間都唔早咯，我要准备煮飯煲湯先喇，你隨便坐下啦。

[四嬸下，并順手挽了鯪魚到厨房去。刘庆帮忙执拾台椅，开酒瓶，摆了几只酒杯在台面。音乐暗奏“楊翠喜”。片刻，小崔“冲头”上。]

小 崔：(白)刘師傅，(白攞)我周围找你，有事要言談，刚才厂长接到電話，系水庫打來請照办，話裝运我厂机器嘅船只昨晚已开出，今日下午到达此間，当晚即运回工地，絕不能怠慢，否則水庫要窩工，所以厂长催促个張驗貨单。

刘 庆：(着急，接白攞)产品昨晚已完成，配套整齐摆在車間，問題在老周，做事太冇胆，现在还

在檢驗，尚未簽名在這張單。你快些去工廠，叫他回來辦，否則機器出廠手續還拖住，船到就麻煩。（雙句）（滾花）小崔，你馬上通知老周回來，叫佢勿阻誤時間。（去聲）

小 崔：（滾花）咁我就拔起雙腳，去工廠叫周師傅立即番。（白）好，我去啦。

〔奏“四不正”，周達上。〕

小 崔：（白）哦，周師傅返來喇。

劉 慶：（白）一講曹操，曹操就到，老周，返來喇。

周 達：（白）老劉，睇晒睇晒，我重想到你家找你來吃飯，誰知你到咗添。咦！小崔，乜你都來咗呀？

小 崔：（白）系呀，廠長叫我来拿張驗貨單，水庫機器下午就要啟運喇。

劉 慶：（白）老周呀，剛才返廠檢驗機器嗎？

周 達：（花鼓頭）我返到廠中，把機器來過眼。（白攪）逐件嚟檢查，大部分都勘得啱，不過有一两件，安裝工作質量有得彈。工作有草率，大概是搶時間。唔合規格，要把工翻。（雙句）（花鼓尾）現在又等着出廠，的確麻煩。

劉 慶：（白）要翻工呀！唔系卦？（花鼓芙蓉）我們昨晚安裝，精神无分散。質量檢查合格，為何要把工翻。（即轉七字清中板）產品安裝我經手辦，按照規格件件都啱，因為工作急來人有限，就算有些粗陋也好閑。（滾花）這都是水庫需用大

件閘門，最緊要是質地硬撐。保證安全耐用，可以寫包單。現在船已快到廣州，產品還要翻工又怎有時間。何況今天是例假，要重新裝過又邊處找人上班。

周 達：（孔雀開屏一段）想落，確難，够煩！不過都要咁辦。

小 崔：（接）我地不如就加班。

劉 庆：（接）你太簡單！（過序，指手表，從“六六工尺工六工土上”起唱）你看而家都將近晏，要去重修不够時間。要定期，落船，不要，拖晚，支援農業分秒亦必爭。

周 達：（有些氣忿）（白攬）時間要爭取，質量更交關。既然是支援農業，不能作為閑，何況是水閘，風吹浪擊長時間。萬一有漏洞，禾田受災洪水泛濫。一絲一毫都不能草率，未合規格就應把工翻。

劉 庆：（接白攬）究竟邊點有錯失，希望你來談。

周 達：（接）兩個大閘門，有十口鉚釘鉚得唔硬，零件勘得唔緊，你話喺唔喺？咁樣做工夫，的確唔對眼。分明追求數量，對產品質量當為閑。

劉 庆：（接）咁大件機件，松几口鉚釘也常慣。運到水庫，安裝之時還要勘一番。

周 達：（接）總之未合規格，我決不簽名在驗貨單。

劉 庆：（接）你吹毛求疵，做嘢太古板！

周 达：（接）要求質量，絕非等閑。

小 崔：（接）快些決定，時間已晏，

周 达：（接）我唔簽名，

刘 庆：（接）好——閑！（重一錘）（收）

〔刘庆正想賭氣下，四嬸捧着兩碟餸菜“叻叻鼓”上。〕

四 嬸：（白）庆叔呀。（口鼓）餸菜經已備齊，即刻開飯，咪出門咯，有事都食咗至行。

刘 庆：（口鼓）我……我好飽呀，唔想食飯！還有些工作，第日至談。

四 嬸：（覺察到二人神色不對）（口鼓半句）有乜嘢事情，關埋門一家人容易辦，何必有傷和氣，有事慢慢談。（放下餸菜在台上）

〔小崔拉四嬸在一旁。〕

小 崔：（口鼓）剛才老周與老刘，為咗機器問題兩個硬斗硬，你快些勸下，以免關係搞橫（平聲）。

四 嬸：（禿頭夾中板）我們兩家人，相處多年，有事亦何須，生氣。

刘 庆：（接）既然是知己，些微小事，何必刺我，眼眉。

周 达：（接）我是檢驗工，對產品提出問題，乃系非常，合理。

刘 庆：（花鼓頭）總之你樣樣都喺，我樣樣都唔對。
（白攪）今朝早到來，我心中好歡喜，想請調兒子回來，與你女兒結婚完件心事，四嬸已答應，你却反對。咁都有問題，遲的就遲的。跟

住第二桩，听聞重激气，几个鉚釘鉚唔紧，事本属輕微，而且运到去水庫，还可以加工修理。你留难不同意，拖延出厂期。本来这个月，任务已造起，今日礼拜休班，明天就是下月期，我系安装組长，拖延生产嘅責任就要担起，等陣人家来提貨，叫我何言以对。（双句）（花鼓尾）咁样做法，分明剃我眼眉。

周 达：（花鼓头）你說話之間，愈講愈唔对。（白攬）你儿子支援农村水庫，怎好中途抽調迁就婚期，你安装机件，不顧質量但求快起，你想領超額獎，有錯講成对！咁样做法，究竟是支援农业还是为自己！（双句）（花鼓尾）你粗枝大叶，自私自利。（一錘）

刘 庆：（另场滾花下句）哎咗咗，一針刺中我心脾。（对周达）（滾花）既然咁絕情，再談下去更无味。（“冲头”下，四嬸追着）

四 嬸：（白）庆叔，庆叔！（看见已走远，回头对周达）哎！你……你，（滾花）多年老友，几句說話便碌眼瞪眉。今日你咁牛精，真系唔多对。

周 达：（白）我唔对？

四 嬸（白）当然你唔对，咪話我爭別人唔爭自己。就算刘庆有錯，你也要留些余地，所謂人有面树有皮。

周 达：（白）唔通曲都屈成直，錯都講成对？

四 嬸：（白）你只系得把口話人錯，就算刘庆完

全錯，為何你唔替他解决的困难呀？

周 达：（大擲錘）（細思，白）唔替他解决的困难？
对对。（快中板）一言惊醒梦中人，助他一臂应本份，不能耽誤了时辰。（滾花）小崔呀，你现在是否得閑，同我回厂肯唔肯？

小 崔：（滾花）我哋先經已叫返厂去，不过你听唔真。

周 达：（白）走。

小 崔：（白）行！

四 嬸：（白）你地又去边处呀？

〔二人不答，“冲头”下，四嬸跟着追出。屋內空无一人，稍靜片刻，玉芳与刘勇“地錦”上。〕

玉 芳：（白）勇哥，到家咯，快的入来坐啦。（入門）

刘 勇：（白）玉芳，冇来一年左右，你間屋好似比旧年更新。

玉 芳：（白）当然喇，今年才粉飾过。（见屋內无人，很詫异，高声叫：阿媽，阿爹！）（減字芙蓉）爹媽都不在，屋內无个人！莫非爸爸工厂未回，阿媽又去将佢搵？

刘 勇：（接）为何台面上，有五对筷子共匙羹？

玉 芳：（接）我們一家三口人，你与爸爸共五份。

刘 勇：（接）哦，原来請吃飯。

玉 芳：（接）因为……因为同你洗尘。

刘 勇：（楔白）洗尘？哈哈，我一非客人，二非来宾。（接）一定有原因，我心里有疑問。